

# 青海农业移民调查

陈伯敏 蔡文眉

党中央决定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把建设的战略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那么,从现在起就要实实在在地稳妥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建设需要人力资源,而西北人口稀少,随着建设的进展,肯定需要移民。问题是要确定移民的任务是什么、怎么移、需要与可能移多少?这一系列问题都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下决心,定方案。本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世代以牧业为主的青藏高原上的青海省做了大量农业移民工作,结果都失败了。今天,承认事实,实事求是,切实分析失败的原因,以前车之辙作后事之鉴,对于开发大西北,实现我国建设中心的大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 一、青海的三次农业移民概况

1955年冬季,青海省决定要从内地向本省大量移民。1956年,经过动员,第一批移民共计6万9千多人,先后从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北京、天津等地,整家整户地迁移,主要安排在青海省的农业区,分别安插到耕地相对较多的农业合作社。尽管国家支付了大量移民安置费用,可是移民却难以适应青海的高原气候,不少人是从从事小商小贩做小买卖维生的,根本不会种地,再加上青海是个多民族地区,移民对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难以适应。还不时发生种种矛盾、冲突。仅仅半年多时间就发现有的移民悄悄返回原籍。政府虽然做了不少工作,未能扭转回流局面,到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时,第一批移民基本上都跑完了。

第二次移民是在“大跃进”后的1959~1960年。青海省发出全省大开荒,要把青海省建设成为祖国的重要粮食基地的号令。经青海省委同中央商量决定,以支援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突击队的光荣称号,有组织地从河南吸引农村青年共97767人,由各县负责干部带领来到青海。其中12009人安置在工交系统当工人;5832人安置在贵南军马场;79926人安置在全省6个自治州新建的青年农场。他们有的有文化,有的有点文化,但程度不高。这6个自治州的自然条件差,气温低,无霜期极短甚至没有,风大水源缺乏,作为劳动力的青年自身的吃住都难以解决。加上平叛等社会因素,大批青年被迫逃跑,损失惨重,第二次移民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移民是1965年,从山东8个城市招来的知识青年9千多人,由海西州格尔木市让出一个原来已经建立好了的农场,为这批知青专门成立一个农建师。这些知青在十年动乱中开始返回,到1984年剩下4千人,经国务院批准多数青年返回山东,到1985年年底仅剩542人留在农场。这些人有的因为山东无亲无友,仍留场劳动;有的因工负伤或失去健康,丧失了劳动能力,由农场每月发给生活费25元供养。第三次移民就此告终。

现在有人主张向西北移民,认为至少可以移1亿人,还有人认为光是新疆就可以将人口增加到1亿,等等。移民是个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问题。联系到青海的三次移民的结果,有必要对移民问题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 二、青海农业移民为什么会失败

人类和一切生物都必须一定的环境中生存。环境就是指环绕人类周围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因此人口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虽然人类不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他们一方面从周围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也就开始了对环境的改造，但是改造环境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气候、水对人类社会影响较大。茫茫戈壁滩缺水就很少有人居住。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只适宜放牧，种一点青稞。这就是说，人们移居地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到什么地方可以生存，可以承担多少人生存、生活、繁衍，要对什么样的地方疾病作斗争。这些说明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人在向自然索取时，是群策群力的社会劳动，使个人不断社会化以适应社会环境。一定的自然环境可以影响到社会组织、社会思想、心理、宗教、文化等方面。社会环境又可能对自然环境起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青海三次农业移民的失败正是由于漠视了这些基本观念和 basic 关系。调查结果说明，导致移民失败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 （一）青海省的自然环境、生态条件不允许大量农业移民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面积72万平方公里。该省南部海拔4000米以上。西北部为柴达木盆地，它由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所环抱。盆底海拔2600—3200米，盆沿海拔一般在3500米以上，盆沿最高点为昆仑山莫诺马哈峰，海拔7720米。东部地形复杂，海东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海拔1650—4636米。大部分山区在2200—3000米之间。这里是高原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高寒缺氧，少雨多风，气候多变，大部分地区一年没有四季之分。河谷与柴达木盆底有无霜期3至4个月，高原山区没有绝对无霜期。

自然条件比较好，可以发展农业的仅只东北一隅，人口密度较高，如西宁市属大通县每平方公里为112.1人，海东地区为每平方公里99.54人。西宁和海东地区仅占全省面积的2.8%，其余97.1%的广阔地区主要只能从事牧业。6个自治州分布在7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这6个州中的海北、海南、黄南三个州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6人、7人、8.23人。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3.66%。另外三个州，即海西、玉树、果洛竟占全省总面积的83.44%，它们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0.84人、0.98人、1.35人，玉树、果洛的海拔都在4千米以上。海西州的主体就是柴达木盆地，尽管海西州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江苏广东两省之和或正等于两个河南省（32万平方公里），玉树州的面积正等于一个河北省（19万平方公里），可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直到80年代，每平方公里只能养活1人左右。

玉树州和青海牧区其它各州一样，一年只有冷暖两季，冷季长达8个月，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暖季气温亦仅8℃—18℃。但玉树州年降水量平均为467.8毫米。全州人口19.84万人。有草场2亿亩，可利用面积为1.3亿亩。1983年牲畜存栏数为438万头（只），人均22头（只），29.68亩草原才养活一头（只）牲畜。玉树有耕地21万亩，1983年播种14万亩，平均亩产156斤，总产量2233万斤，人均112.55斤。主要作物是青稞。这里可以看出一点为什么面积同河北一样大，而人口只有河北省（5300万）的0.37%的道理。

大自然启示我们：气温随着海拔的提高而递减，人口的密度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在海拔3千米以上，生物的生长受到限制，海拔3千7百米左右连青稞油菜的生长也很勉强了，4千米以上没有无霜期，自然界只有一片草原。人可以经营牧业，但放牧量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要增加头数，牲畜体重就会下降甚至大量死亡。因为每头牲畜所能吃到的草料减少了。

有多少畜产品和粮食可以养活多少人,这些都是生态条件所决定的。生态条件一环扣一环,在当时当地的生产力水平上,人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任意改变它。在青藏高原安排移民发展农业,建立粮食基地,首先应考虑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是否允许粮食作物生长和成熟。同时还须考虑移民本身的生活资料来源及其适应性能。1959—1960年组织大量河南青年向6个自治州进发时,这方面的考虑显然是不足的。

## (二) 社会条件方面的问题

1949年青海解放时,全省总人口仅147.6万。海西州在解放前夕只有1.7万人(面积占全省45.17%),当地有“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说法。30年代,曾有哈萨克族牧民三四万被迫迁到海西,多次受马匪屠杀,解放前夕只剩一二十千人,携来牲畜17万头也所剩无几。<sup>①</sup>现在成为柴达木盆地西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格尔木市在1952年解放建政时只有817人。<sup>②</sup>

果洛州和其它各州一样是藏族聚居区,解放前是个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部落社会,由世袭的千百户头人分别统治近200个大小部落。藏民信奉喇嘛教,基本与外界隔绝交往。牧民逐水草游牧,有少数工匠,以物易物进行交换,以牦牛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制度,多次掠杀,民族内部械斗连连,人口锐减,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和贫困。1952年8月才得解放,1955年成立果洛藏族自治州。

从这两个州可以看到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解放后仅经过几年便“一步登天”实行人民公社化。接着出现了一场政治性的剧烈动乱。果洛1952年各类牲畜存栏数约为147.22万头(只),1959年下降为103.32万头(只),减少了44万头(只)。<sup>③</sup>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果洛、玉树、黄南三个藏族人口比重最大的自治州<sup>④</sup>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果洛人口总数由1953年的100343人下降为1964年的56071人;玉树州由1953年的126383人下降为1964年的102012人;黄南州由1953年的81184人下降到1964年的79399人。1959年牲畜减少是否同人口负增长密切相关呢?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大批移民“开荒”能否获得当地群众的赞扬?民族关系如何?移民是否能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对移民成败至关重要。当年发动移民时有关部门对这个社会条件作何考虑?

## (三) 移民的心理因素和环境适应问题。

人们在他所习惯的环境里生长和活动,能适应并取得发展。每个人都是所在环境的组成部分,人员增减更动必然会引起环境发生变化;反之,环境变化也会对人发生种种影响。实现移民,使一些人由他们所熟悉的环境转移到一个不熟悉的、全新的环境中去,他们是否适应、如何使之尽快适应是移民事务的主持人所必须仔细审察、慎重对待的。移民心理安定与否,对移民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青海三次移民,由于环境变化和新环境适应过程中所产生的下列四种心理状态,没有受到重视和及时的合理解决,是终于导致全部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 第一是环境突变而产生的不安心理

移民从平原来到高原,由比较发达的地区来到尚待开发的地区而感到不适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由于事前介绍青海情况时夸大优势,虚构造假,不切实际,使移民感到受了欺骗,产生委屈埋怨甚至愤懑,失却了心理上的平衡,心理不安定,主要由于:

① 见《青海省情》第500页。

② 《青海省情》第511页。

③ 参见《青海省情》第555页。

④ 果洛州藏族占全州总人口87%;玉树州藏族占全州总人口96.5%;黄南州藏族占全州总人口65%。

① 青海高寒干燥，出门就爬坡，生活不适应。

② 生产习惯不同，经济收入降低，河南耕种有牲畜有农具，一年二熟、小麦为主之外，还有副业收入。青海海东耕种由二人抬杠，生产工具落后，青稞、小麦只能一年一熟。经济收入不如河南来路多。

③ 小商贩改行务农有困难，整年靠国家救济，心里又不安。

第二是受到歧视后的局促心理

最先是住在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汉族移民因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同，在生活上引起隔阂。接着是生产一下子上不去，给当地增添了负担。有些过去当小商贩的移民悄悄到西宁做买卖，由于文化低，做了些不检点的事，难免受歧视。政府虽然下令不许歧视移民，但效果不大。问题主要发生在1958年刮起浮夸风之后，粮食不够吃，公共食堂打饭，稀稠不公平。当时的群众认识不透粮食不够的根源来自高指标、高征购而埋怨移民吃了当地的粮食。矛盾扩大，移民由初来感到受骗发展到受歧视喝稀汤，局促不安，产生了强烈的回流愿望。

第三是到新环境后产生的几种不安全感

第二批河南青年向牧区出发，坐卡车过了日月山，见到无边的草原，看不到人群和村庄，沿途没有固定的食宿点，受外界环境影响心理产生荒凉和疑惑。在高海拔地区，有病得不到治疗，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恐惧。到达目的地不久，生活供应发生困难。在举目无亲的环境里，最需要人际的温暖，有人却因故受到极为粗暴的对待，这种处境使人心寒。有的民族性关系比较随便，这样的性关系加之于来自中原的妇女是不可容忍的。

第四是强迫命令产生的不协作和反抗心理

第一批移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发生回流后，河南当局简单从事，强行遣返，有人往返二三次，变卖了家财只剩光身一人。人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第二批移民逃跑时，当地派人到车站、路口拦截围捕，通知司机禁止移民搭车。有些人无奈只好翻越二郎山逃出青海。第三批移民到格尔木。在文革之后派代表数百人到北京静坐请愿。

用强迫命令搞移民是难以成功的。

(四) 指导思想和具体组织措施问题

第一，移民开荒“在青海建设祖国重要的粮食基地”的口号，完全是主观主义的。

不能笼统地认为青海不能移民。青海人口1982年比解放之初净增242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人口的机械增长。比如西宁市由1953年的22万人增加到1982年的90万人，海西州为开发柴达木宝藏，人口由1953年的2万人增加到1982年的27万人。可见，移民青海增加劳力资源完全是可能的。不同目的的移民带来截然不同的前途。从事政权建设、工矿经济建设、科技文教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唯独农业移民屡移屡败，主要是受到自然环境生态条件的客观限制，在青藏高原建立祖国的重要粮食基地是完全缺乏物质基础的。当时除了从河南移民之外，千方百计找人，似乎青海缺少的只是劳动力而没有其他条件限制。坚持高原建粮仓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青海版。

第二，缺乏科学指导，一味蛮干。

青海有它的特殊条件，如果分不清草原同荒地的区别，高原与平原的不同性能，海拔高度对生物生长和人类生活的关系，可以请教科学家、高原生物学家、高原医学家、农学家、畜牧经济学家、畜牧师。但是当局没有找他们，而在技术上动用了先进工具——拖拉机，息人不息机，连续“开荒”，可是结果如何？

“二·五”期间畜牧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6.0%，种植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6.2%。<sup>①</sup>河南移民5.3万人于1960年在32个农场播种709629亩。收粮1798.80万斤。平均亩产25.40斤。<sup>②</sup>主事人并未认真吸取教训，于1965年又向海西州第三次移民。

### 第三，背弃群众路线。

第一次移民离开河南时，他们的住房是基本无偿交公，到青海盖了房。一二年后返回河南，房子留给当地，仅就房屋一项蒙受两次损失，往返迁徙的损失已如前述；第二次移民的情景更糟，分配到6个自治州的7万9千多人的组织管理、生活安排，事先缺乏统筹规划和切实的后勤部署。青海交通不便，移民口粮没能及时运到，生活遇到严重的困难，逃跑和死亡随即大批发生。管理工作失误很大，对于当地牧民，大“开荒”破坏草场570多万亩，牲畜由1957年的1500.04万头（只）降到1960年的900多万头（只），减少了570万头（只），存栏数下降38%，退回到8年前1952年的水平。仅此可见，移民开荒不论对河南移民还是当地牧民都造成极大的损失。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河南老乡呼吁“还我骨肉”，1985年还有人因为移民问题而上访。

## 三、两点感想

建国后，在青海的三次农业移民，涉及7个省市17.5万移民，并直接牵动着10多万青年移民的亲属牵挂之心。移民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对牧业生产的破坏性之大，扰乱了社会秩序，相当数量的青年过早地从地球上失踪了，壮志未酬身先去，留下的是“移民”这个可怕的名词。

1. 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性。不根据青海省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主观上要用移民来把青海建成一个粮仓，这个决策的错误是移民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良好的愿望必须与可能性相结合，通过实践才能成为现实。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坚持蛮干，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因此，要发动移入地群众、科技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参加讨论，认真分析不同意见，权衡利弊，试验总结，只有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有了实实在在的认识，才能办好事。凭长官意志、“唯上论”总是要碰壁，并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 青年人有创业的热情和勇气，如实地讲创业的艰苦并不一定会吓住有志者，而片面夸大有利一面甚至玩弄骗术，一旦被戳穿，引起的失望、不安、对抗心理、回流愿望和行为就会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移入地用拦截围堵，移出地配合以强制遣送，回流移民一度岂不成了专政对象，还说什么人民民主呢？

纵然历史的教训是严酷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移民工作仍然会有，如果吸取教训，遵循科学与民主精神，慎重决策，是会取得成绩的。在农业移民中，新疆建设兵团如石河子就是成功的典型。

作者工作单位：陈伯敏 中国科协  
蔡文眉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 颖

<sup>①</sup> 《青海省情》第253、247页。

<sup>②</sup> 冯浩华：《社会主义经济论》，第148页。